

## 編後記

一九九七年暮春，我和鍾淑敏女士在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舉辦「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研讀班」，敦請劉元孝先生來授課，並於一九九九年年底發行《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研讀班通訊》（以下簡稱《通訊》），這些經過在第一期《通訊》中已有所交代，不需贅言。當我們開始舉辦研讀班時，臺灣總督府檔案還不是很容易入手。但我們認為一定要盡快培養解讀的能力，以待將來能善加利用該檔案。

轉眼，八年過去了，現在臺灣總督府檔案幾乎全部以圖檔方式上網了，入手非常容易，是治史者一大福音。然而，面對數量如此龐大、內容多樣豐富的總督府檔案，如果我們無法正確地解讀，越多人使用，越增加誤讀訛解的頻率。反之，如果我們具有良好的日本文言文以及候文訓練，這些檔案則是等待開發的大寶藏，我們可以預期日治時期臺灣史的研究將大放異彩。本著這樣的心情，我們在曹永和文教基金會的支持下，於二〇〇五年一月組織「臺灣史日文獻研究會」，在精神上，這是劉元孝老師講授的研讀班的延續。支持研究會之外，該基金會並且贊助我們出版六期《通訊》合訂本。

《通訊》截至二〇〇四年春天，共發行了六期。每期雖然頁數不多，每次發刊之前，都花了很多力氣，光是電腦排版就有很多問題要克服，例如漢字之旁如何標音、掃描圖片如何置入等，都是經過編輯助理不斷摸索、嘗試，方得一一克服；至於釋文和翻譯，則是幾位編輯之間一再討論查對，改了又改，

斟酌了又斟酌。曾參與編輯工作的助理們，都應該還記得發刊前人仰馬翻的情景。當時《通訊》的裝訂一切用「手工」，封面是A3紙對折黏上去的。

合訂本的編輯遠比我們預想的困難。首先，爲了對讀容易，原先的版面有直排，也有橫排，此次一概改爲直排，因此在版面的調整上，頗費周章。其次，當初我們標音用「輕鬆輸入法」，沒想到電腦升級之後，產生很多問題，不是無法顯示，就是字體大小不一，因此不少地方非重新鍵入不行，造成時間上嚴重的延宕。格式的調整與統一，則有如「惡夢」，真想一忘了之。最後，也是最「沒完沒了」的是，釋文、讀法，以及翻譯的問題。日本文言文和候文，是門大學問，我們現在的水平似乎有點提高，因此發現不少錯誤，能改的地方，我們盡量改，但一定還有不少錯誤，只有俟高明教之了。

出版這樣的刊物，是人力腦力密集的工作。六期《通訊》的編輯是鍾淑敏女士、張茂霖先生，以及本人；前後參與編輯助理工作的有張志祥先生、蔡宗憲先生、何志宏先生、陳慧宜小姐、簡秀靜小姐，以及王珊珊小姐。合訂本的編輯助理是林崎惠美小姐，校訂者有蔡龍保先生、林崎惠美小姐，以及本人。林佩欣小姐負責前置作業，蔡秀美小姐與李幸真小姐參與鍵入與校對等工作。這都是我們要特別感謝的。

最後，我們要向劉元孝老師，以及曹永和文教基金會致上深摯的謝意。

周婉窈

乙酉歲暮於南港芬陀利室